

趙氏醫貫

上海大德書局印行

醫無問子醫貫卷之四

逸士養葵趙獻可纂著

太史青雷薛三才訂正

郡博贊皇李 樾詳閱

先天要論上

八味丸治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以致脾胃虛寒飲食少思大便不實或下元衰憊臍腹痛夜多溲溺等症

熟地黄八兩用真生懷慶酒洗淨浸一宿柳木甑砂鍋上蒸半日晒乾再蒸再晒九次為度臨用搗膏

山藥四兩 山茱萸肉四兩 丹皮三兩 白茯苓三兩

澤瀉三兩 肉桂一兩 附子一兩

製附子法。附子重一兩三四錢。有蓮花瓣頭圓底平者佳。備童便五六碗。浸五七日。候透潤。揭皮切作四塊。仍浸三四日。用粗紙數層包之。浸濕。煨灰火中。取出切片。檢視有白星者。仍用新瓦上炙。熱至無星為度。如急欲用。即切大片。用童便煮三四沸。熱瓦上炮。

熟用之。

八味丸乃張仲景所製之方也。聖惠云：能伐腎邪，皆君主之藥，宜加

減用。

加減不依易者亦不效。今人有加人參者，人參乃是脾經藥，到不得腎經，有加黃柏、知母者，有欲減澤瀉者，皆不知立方

本意也。

六味加五味子。名曰都氣丸。述類象形之意也。

錢氏減桂附。名曰六味地黄丸。以治小兒。以小兒純陽，故減桂附。

楊氏云：常服去附子加五味。名曰加減八味丸。

丹溪有三一腎氣丸。獨此方不可用。

仲景有金匱腎氣丸。

益陰地黄丸。

治目病火衰者。

濟陰地黄丸。

治目病有火者。

二方見原機啟微。易老云：八味丸治脉耗而虛，西北二方之劑也。

金弱木勝，水少火虧，或脉鼓按之有力，服之亦效。何也？答曰：諸緊

為寒火虧也。為內虛水少。為木勝金弱。故服之亦效。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論 出東垣十書

張仲景八味丸用澤瀉。寇宗奭本草衍義云。不過接引桂附等。歸就腎經。別無他意。王海藏避之。愚謂八味丸以地黃為君。而以餘藥佐之。非止為補血之劑。蓋兼補氣也。若專為補腎而入腎經。則地黃山茱萸白茯苓牡丹皮皆腎經之藥。固不待夫澤瀉之接引而後至也。其附子乃右命門之藥。浮中沉無所不至。又謂通行諸經。引用藥。官桂能補下焦相火不足。是亦命門中門藥也。然則桂附亦不待夫澤瀉之接引而後至矣。且澤瀉雖曰鹹以瀉腎。乃瀉腎邪。非瀉腎之本也。故五苓散用澤瀉者。詎非瀉腎邪乎。白茯苓亦發腎邪。即所以補正耳。是則八味丸之用澤瀉者。非但為接引諸藥。瀉腎邪。蓋取其養五臟益氣力。起陰氣補虛損五勞之功。寇氏又何疑耶。且澤瀉固能瀉腎。然從於諸補藥之中。雖欲瀉之。而力莫能施矣。其妙為何如。

余所以諄諄於此方者。蓋深知仲景為立方之祖。的認此方為治腎之要。毫不敢私意增減。今人或以脾胃藥雜之。或以寒涼加之。皆不知立方之本意也。余特將仲景立意之奧旨。闡發於各條門下。

論水火

坎乾水也。氣也。即小而井。大而海也。兌坤水也。形也。即微而露。大而雨也。一陽陷於二陰為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為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一陰上徹於二陽為兌。兌以有形之水。普施於萬物之上。為資生之利澤。故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明此二水。可以悟治火之道矣。心火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無形之火也。無形之火。內燥熱而津液枯。以五行有形之兌水制之者。權也。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氣也。無形者也。以無形之水。沃無形之火。當而可久者也。是為真水真火。升降既宜。而成既濟矣。

醫家不悟先天太極之真體。不窮無形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劑者。其於醫理尚欠大半。

陳希夷正易消息曰。坎乾水也。氣也。一陽陷於二陰。為坎。坎以水。氣潛行地中。為萬物受命根本。故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蓋潤液也。氣之液也。月令於仲秋。乃云。蒸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是水之涸。地之死也。於仲冬。乃云。水泉動。然而。是月一陽生。是水之動。地之生也。由斯而觀。不過欲人脫死地而求生地。凡舉動。先自潛固根本。以待後。乃能萬應而萬舉。萬勝。明其理也。

六味丸 一名地黃丸

治腎虛作渴。小便淋秘。氣壅痰涎。頭目眩暈。眼花耳聾。咽燥舌痛。齒痛腰腿痿軟等症。及腎虛發熱。自汗盜汗。便血諸血。失音。水泛為痰之聖藥。血虛發熱之神劑。又治腎陰虛弱。津液不降。敗濁為痰。或致欬逆。又治小便不禁。收精氣之虛脫。為養氣滋腎。制火導

水使機關利而脾土健實。

熟地黄八兩

并膏

山茱萸肉

山藥各四兩

牡丹皮

白茯苓

澤瀉各三兩

右為細末。和地黄膏。加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食前。滾鹽湯下。凡服須空腹。服畢。少時便以美膳壓之。使不得停留胃中。直至下元。以瀉衝逆也。

六味丸說

腎虛不能制火者。此方主之。腎中非獨水也。命門之火。並焉。腎不虛。則水足以制火。虛則火無所制。而熱証生矣。名之曰陰虛火動。河間氏所謂腎虛則熱是也。今人足心熱。陰股熱。腰脊痛。率是此症。乃咳血之漸也。熟地黄。山茱萸。味厚者也。經曰。味厚為陰中之陰。故能滋少陰。補腎水。澤瀉。味鹹。鹹先入腎。地黄。山藥。澤瀉。皆潤物也。腎惡燥。須此潤之。此方所補之水。無形之水。物之潤者。亦無形。故用之。丹皮。

者。牡丹之根皮也。丹者南方之火色。牡而非牝。屬陽。味苦辛。故入腎而斂陰火。益少陰平虛熱。茯苓味甘而淡者也。甘從土化。土能防水。淡能滲泄。故用之以制水臧之邪。且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即此藥也。

八味丸說

君子觀象於坎而知腎中具水火之道焉。夫一陽居於二陰為坎。此人生與天地相似也。今人入房盛而陽事易舉者。陰虛火動也。陽事先委者。命門火衰也。真水竭則隆冬不寒。真火息則盛夏不熱。是方也。熟地山萸丹皮澤瀉山藥茯苓皆濡潤之品。所以能壯水之主。肉桂附子辛潤之物。能於水中補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養。則腎氣復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即此方也。蓋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其利溥矣。

滋陰降火論

節齋云。人之一身。陰常不足。陽常有餘。况節慾者少。縱慾者多。精血既虧。相火必旺。火旺則陰愈消。而癆瘵咳嗽咯血吐血等症作矣。故宜常補其陰。使陰與陽齊。則水能制火。而水升火降。斯無病矣。故丹溪先生發明補陰之說。謂專補左尺腎水也。古方滋補藥。皆兼補右尺相火。不知左尺原虛。右尺原旺。若左右平補。依舊火勝於水。只補其左制其右。庶得水火相平也。右尺相火固不可衰。若果相火衰者。方宜補火。但世之人。火旺致病者。十之八九。火衰成病者。百無一二。且少年腎水正旺。似不必補。然慾心正熾。妄用太過。至於中年。慾心雖減。然少年斷喪既多。焉得復實。及至老年。天真漸絕。只有孤陽。故補陰之藥。自少至老。不可缺也。節齋先生發明先聖之旨。以正千載之訛。其功盛哉。但水衰者固多。火衰者亦不少。先天稟賦若薄者。雖童子尚有火衰之症。焉可獨補水哉。况補陰丸中。以黃柏知母為君。天麥門冬為佐。蓋黃柏苦寒泄水。天門寒冷損胃。服之者。不惟不能

補水而且有益於腎。故滋陰降火者。乃謂滋其陰。則火自降。當串講不必降火也。然二尺各有陰陽水火。互生化當於二臟中。分各陰陽虛實。求其所屬而平之。若左尺脉虛弱而細數者。是左腎之真陰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遲軟或沉細而數欲絕者。是命門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至於兩尺微弱。是陰陽俱虛。用十補丸。此皆滋其先天之化源。實萬世無窮之利。自世之補陰者。率用黃柏知母。反戕脾胃。多致不起。不能無遺憾於世。予特表而出之。以廣前人之未備。使醫者病者。加意於六味八味二方云。

附錄十補丸 治腎虛冷足寒膝軟

五味子 附子各二兩 山萸 山藥 丹皮 桂心 茯苓

澤瀉 製鹿茸各三兩

相火龍雷論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謂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熨。得木而燔。可

以濕伏。可以水滅。可以直折。黃連之屬。可以制之。相火者。龍火也。雷火也。得濕則熄。遇水則燔。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焰燭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以火逐之。則焰灼自消。炎光撲滅。古書瀉火之法。意蓋如此。今人率以黃柏治相火。殊不知此相火者。寄於肝腎之間。此乃水中之火。龍雷之火也。若用黃柏苦寒之藥。又是水滅濕伏。龍雷之火愈發矣。龍雷之火。每當濃陰驟雨之時。火焰愈熾。或燒毀房屋。或擊碎木石。其勢誠不可抗。惟太陽一焰。火自消滅。此得水則熾。得火則滅之一驗也。

又問龍雷。何以五六月而啟發。九十月而歸藏。蓋冬時陽氣在水土之下。龍雷就其火氣。而居於下。夏時陰氣在下。龍雷不能安其身。而出於上。明於此義。故惟八味丸桂附與相火同氣。直入腎中。據其窟宅。而招之。同氣相求。相火安得不引之。而歸原。即人非此火。不能有生。世人皆曰降火。而予獨以地黃滋養心中之火。世人皆曰滅火。而予

獨以桂附溫補天真之火千載不明之論予獨表而出之高明以為何如

震本坤體陽自外來交之有動乎情慾之象是以聖人於卦中凡涉乎震體者取義尤嚴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在復則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欲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向晦入晏息欲其居之安也在頤則曰慎言語節飲食欲其養之正也明乎此義而相火不藥自伏矣

陰虛發熱論

世間發熱類傷寒者數種治各不同傷寒傷風及寒疫也則用仲景法瘟疫及瘟疫也則用河間法此皆論外感者也今人一見發熱皆認作傷寒率用汗藥以發其表汗後不解又用表藥以解其肌柴胡涼膈白虎雙解等湯雜然並進若是虛症豈不殆哉自東垣出而發內傷補中益氣之論此用氣藥以補氣之不足者也至於勞心好色內傷真陰真陰既傷則陽無所附故亦發熱其人必面赤煩躁口渴

引飲骨痛。脉數而大。或尺數而無力者是也。惟丹溪發明補陰之說。以四物湯加黃柏知母。此用血藥以補血之不足也。至於勞心好色。內傷真陰。蓋陰字認不真。故以血為陰耳。當作腎中之真陰。即先天也。內經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諸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太僕先生註云。大寒而盛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大熱而盛寒之不寒。是無水也。又云。倏忽往來。時發時止。是無火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時節而時動。是無水也。當求其屬而主之。以鎮陽光。益火之原。以消陰翳。無水者宜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必須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減。以補真陰。屢用屢效。若泥黃柏知母苦寒之說。必致損傷脾陰。而斃者不可勝舉。大抵病熱作渴。飲食便秘。此屬實熱。人皆知之。或惡寒發熱。引衣踈卧。四肢逆冷。大便清利。此屬真寒。人亦易知。至於煩擾狂越。不欲近衣。欲坐卧泥水中。此屬假熱之証。其甚者煩極發燥。渴飲不絕。舌如芒刺。兩腎燥熱。面如塗朱。身如焚燎。足心如烙。

吐痰如湧。喘急。大便秘結。小便淋瀝。三部脉洪大而無倫。當是時也。卻似承氣症。承氣入口即斃。卻似白虎症。白虎下嚙即亡。若用二丸。緩不濟事。急以加減八味丸料一斤。內肉桂一兩。以水頓煎五六碗。冰冷與飲。諸証自退。翌日必畏寒。脉脫是無火也。當補其陽。急以附子八味丸料煎服自愈。此症與脉俱變其常。而不以常法治之者也。若有產後及大失血後。陰血暴傷。必大發熱。亦名陰虛發熱。此陰字正謂氣血之陰。若以涼藥正治立斃。正所謂象白虎湯証。誤服白虎湯必死。當此之時。偏不用四物湯。有形之血不能速化。幾希。承氣所宜急。固須用獨參湯。或當歸補血湯。使無形生出有形來。此陽生陰長之妙用。不可不知也。或問曰。子之論則詳矣。氣虛血虛。均是內傷。何以辨之。予曰。悉乎子之問也。蓋陰虛者必面赤。無根之火載於上也。若是陽症。火入於內。面必不赤。其口渴者。腎水乾枯。引水自救也。但口雖渴而舌必滑。脉雖數而尺必無力。甚者尺雖洪數而按之必

不鼓。此為辯耳。雖然。若其人曾服過涼藥。脉亦有力而鼓指矣。戴復庵云。服涼藥而脉反加數者。火鬱也。宜升宜補。切忌寒涼。犯之必死。臨症之工。更宜詳辯。毫厘之差。枉人性命。慎哉。慎哉。

痰論

王節齋云。痰之本水也。原於腎。痰之動濕也。主於脾。古人用二陳湯為治痰通用。然以治濕痰寒痰則是矣。若夫陰火炎上。薰於上焦。肺氣被鬱。故其津液之隨氣而升者。凝結而成痰。腥穢稠濁。甚則有帶血而出者。此非中焦脾胃濕痰寒痰之所比。亦非半夏枳殼南星之所治。惟用清氣化痰。須有效耳。噫。節齋論痰而首揭痰之本於腎。可謂發前人所未發。惜乎啟其端而未竟其說。其所治之方。皆治標之藥。而其中寒涼之品甚多。多致損胃。惟仲景先生云。氣虛有痰。用腎氣丸補而逐之。吳菱山諸症辯疑又云。八味丸治痰之本也。此二公者。真開後學之矇矓。濟無窮之夭枉。蓋痰者病名也。原非人身之所

有。非水泛為痰。則水沸為痰。但當分有火無火之異耳。腎虛不能治
水。則水不歸源。如水逆行。洪水氾濫而為痰。是無火者也。故用八味
丸以補腎火。陰虛火動。則水沸騰。動於腎者。猶龍火之於海。龍興而
水附。動於肝者。猶雷火之出於地。疾風暴雨。水隨波湧而為痰。是有
火者也。故用六味丸以配火。此不治痰之標。而治痰之本者也。然有
火無火之痰。何以辯之。曰。無火者。純是清水。有火者。中有重濁白沫。
為判耳。善用者。若能於腎虛者。先以六味八味壯水之主。益火之原。
復以四君子或六君子。補脾以制水。於脾虛者。既補中理中。又能以
六味八味制水以益母。子母互相生尅。而於治痰之道。其庶幾矣。
龐安常有言。有陰水不足。陰火上升。肺受火侮。不得清肅下行。繇是
津液凝濁。生痰不生血者。此當以潤劑。如門冬。地黃。枸杞之屬。滋其
陰。使上述之火。得返其宅而息焉。則痰自清矣。投以二陳。立見其殆。
有腎虛不能納氣歸原。原出而不納。則積積而不散。則痰生焉。八味

丸主之。龐公之見甚確。錄之以為案。

蒙筌謂地黃泥膈生痰。為痰門禁藥。以薑汁炒之。嗟乎。若以薑汁炒之。則變為辛燥。地黃無用矣。蓋地黃正取其濡潤之品。能入腎經。若雜於脾胃藥中。土惡濕。安得不泥膈生痰。八味六味丸中諸品。皆少陰經的藥。羣隊相引。直入下焦。名曰水泛為痰之聖藥。空腹服之。壓以美膳。不留胃中。此仲景製方立法之妙。何必固疑。

咳嗽論

咳謂無痰而有聲。嗽是有痰而有聲。雖分六腑五臟之殊。而其要皆主於肺。蓋肺為清虛之府。一物不容。毫毛必咳。又肺為嬌臟。畏熱畏寒。火刑金。故嗽。水冷金寒。亦嗽。故咳嗽者。必責之肺。而治之之法。不在於肺。而在於脾。不專在脾。而反歸功於腎。蓋脾者肺之母。腎者肺之子。故虛則補其母。虛則補其子也。

如外感風寒而咳嗽者。今人率以麻黃枳殼紫蘇之類。發散表邪。謂

從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係形氣病。氣俱實者。一汗而愈。若形氣病。氣稍虛者。宜以補脾為主。而佐以解表之藥。何以故。蓋脾主皮毛。惟其虛也。故腠理不密。風邪易以入之。若肺不虛。邪何從而入耶。古人所以製參蘇飲中。必有參。桂枝湯中有芍藥。甘草。解表中兼實脾也。脾實則肺金有養。皮毛有衛。已入之邪。易以出。後來之邪。無自而入矣。若專以解表。則肺氣益虛。腠理益疎。外邪乘間而來者。何時而已耶。須以人參黃芪甘草以補脾。兼桂枝以驅邪。此予謂不治肺而治脾。虛則補其母之義也。

仁齋直指云。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為氣之主。腎為氣之本。凡咳嗽暴重。動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腎虛不能收氣歸元。當以地黃丸安腎丸主之。毋徒從事於肺。此虛則補子之義也。余又有說焉。五行之間。惟肺腎二藏。母盛而子宮受邪。何則。肺主氣有熱。則氣得熱而上蒸。不能下生於腎。而腎受邪矣。腎既受邪。則肺益病。

此又何也。蓋母藏子宮。子隱母胎。凡人肺金之氣。夜卧則歸藏於腎水之中。今因肺受心火之邪。欲下避水中。而腎水乾枯。有火無可容之地。於是復上而病矣。

有火爍肺金而咳嗽者。宜清金降火。今之醫書中。論清金降火者。以黃芩、天麥冬、桑白皮、清肺金。以黃連降心火。石膏降胃火。以四物黃柏知母降陰火。謂枳半燥泄傷陰。易用貝母、瓜萸、竹瀝、枇杷葉。以潤肺而化痰。已上治法。豈不平正通達耶。殊不知清金降火之理。似是而實非。補北方正。所以瀉南方也。滋其陰。即所以降火也。獨不觀啟玄子壯水之主。以制陽光乎。予相火論及滋陰降火論中。已詳言黃柏知母之不宜用。與夫寒涼諸藥之害矣。予又有說焉。王節齋云。凡酒色過度。損傷肺腎真陰者。不可服參芪。服之過多。則死。蓋恐陽旺而陰消也。自此說行。而世之治陰虛咳嗽者。視參芪如砒毒。以黃柏知母為靈丹。使患此症。而服此藥者。百無一生。良可悲也。有能寡慾

而不服藥者。反可綿延得活。可見非病不可治。乃治病之不如法也。蓋病本起於房勞太過。虧損真陰。陰虛而火上。火上而刑金。故咳嗽則金不能不傷矣。予先以壯水之主之藥。如六味地黃之類。補其真陰。使水升而火降。隨即以參芪救肺之品。以補腎之母。使金水相生。而病易愈矣。世之用寒涼者。膚淺庸工。固不必齒。間有知用參芪者。不知先壯水以鎮火。而遽投參芪以補陽。反使陽火愈旺。而金益受傷。豈藥之罪哉。此所謂不識先後着者也。

有脾胃先虛。土虛不能制水。水泛為痰。子來乘母而嗽者矣。又有初雖起於心火刑金。因誤服寒涼。以致脾土受傷。肺益虛而嗽者。乃火位之下。水氣承之。子來救母。腎水復火之仇。寒水挾木氣而上。侵於肺。胃水冷。金寒。故嗽前病未除。新病愈甚。粗工不達此義。尚謂火痰難除。寒涼倍進。豈不殆哉。斯時也。須用六君子湯。加炮薑以補脾肺。八味丸以補土母。而引水歸原。此等治咳嗽之法。幸同志者加之意。

馬。

金匱云。咳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此論外感。

有嗽而聲啞者。蓋金實不鳴。金破亦不鳴。實則清之。破則補之。皆治肺之事也。又須知少陰之絡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肺為之標。本虛則標弱。故聲亂咽嘶。舌萎聲不能前。出仲景傷寒書。

一男子年五十餘歲。病傷寒咳嗽。喉中聲如鼬。與獨參湯一服而鼬

聲除。至二三服而咳嗽亦漸退。服二三斤。病始全愈。此陽虛之案

衍義云。有暴嗽服諸藥不效。或教之進生料鹿茸丸。大兔絲子丸。方愈。有本有標。却不可以其暴嗽而疑驟補之。非所以易愈者。亦覺之

早故也。此陰虛之案

有一等乾咳嗽者。丹溪云。乾咳嗽極難治。此係火鬱之症。乃痰鬱。其火邪在中。用逍遙散以開之。下用補陰之劑而愈。

吐血論

問吐血多起於咳嗽。咳嗽血者。肺病也。方家多以止嗽藥治肺。兼治血而不效。何也。曰。諸書雖分咳血。嗽血。出於肺。咯血。唾血。出於腎。余謂咳嗽咯唾皆出腎。蓋腎脉入肺。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二臟相連。病則俱病。而其根在腎。腎中有水。有火。水乾火燃。陰火刑金。故咳。水挾相火而上。化為痰。入於肺。肺為清虛之府。一物不容。故嗽。中有痰唾帶血而出者。腎水從相火炎上之血也。豈可以咳嗽獨歸之肺耶。褚氏遺書津潤論云。天地定位。水位乎中。人肖天地。亦有水焉。在上為痰。在下為水。伏皮為血。從毛竅中出為汗。可見痰也。水也。血也。一物也。血之帶痰而出者。乃腎水挾相火炎上也。又云。服寒涼百不一生。飲溲溺百不一死。童便一味。可謂治血之要。然但暴發之際。用之。以為降火消痰之急劑。則可。若多服。亦能損胃。褚氏特甚言寒涼之不可用耳。曰。若是則黃柏知母。既所禁用。童便又不宜多服。治之當如何。曰。惟六味地黃。獨補腎水。性不寒涼。不

損脾胃。久服則水升火降而愈。又須人參救肺補胃藥收功。使金能生水。蓋滋其化源也。

又有一等腎水泛上。上侵於肺。水冷金寒。故咳嗽。肺氣受傷。血無所附。故亦吐血。醫見嗽血者。火也。以寒折之。病者危。而危者斃矣。須用八味丸補命門火。以引水歸原。次用理中湯補脾胃。以補肺之母。使土能尅水。則腎水歸源。而血復其位矣。

已上論陰虛吐血者。用補天之法。若陽虛吐血。與夫六淫七情所致。各各不同。余另有絳雪丹書專論血症。逐一可考。茲不能悉。於

一單方只是節慾。不但節慾。直須絕慾。不絕慾而徒恃乎藥。未有能生者也。

喘

喘與氣短不同。喘者促促。氣急喝喝。息數張口。擡肩搖身。擷肚短氣者。呼吸雖數而不能接續。似喘而不擡肩。似呻吟而無痛。呼吸雖急而無痰聲。宜詳辯之。丹溪云。須分虛實。新久。久病是氣虛。宜補之。新

病是氣實宜瀉之。

愚按喘與短氣分。則短氣是虛。喘是實。然而喘多有不足者。短氣間亦有有餘者。新病亦有本虛者。不可執論也。

金匱云。實喘者氣實。肺盛。呼吸不利。肺竅壅塞。若寸沉實。宜瀉肺。虛喘者腎虛。先覺呼吸短氣。兩脇脹滿。左尺大而虛。宜補腎。此腎虛証。非新病虛者乎。

邪喘者。繇肺氣受邪。伏於肺中。關竅不通。呼吸不利。若寸沉而緊。此外感也。亦有六部俱伏者。宜發散。則身熱退而喘定。此鬱症人所難知。非短氣中之有餘乎。

論人之五臟。皆有上氣。而肺為之主。居於上。而為五臟之華蓋。通榮衛。合陰陽。升降往來。無過不及。何病之有。若為風寒暑濕所侵。則肺氣脹滿。而為喘。呼吸迫促。坐臥不安。或七情內傷。鬱而生痰。或脾胃俱虛。不能攝養。一身之痰。皆能令人喘。

真知其風寒也。則用仲景青龍湯。真知其暑也。則用白虎湯。真知其濕也。則用勝濕湯。真知其七情鬱結也。則用四磨四七湯。又有木鬱

火鬱土鬱金鬱水鬱。皆能致喘。治者察之。

以上俱屬有餘之症。

東垣云。病機云。諸痿喘嘔。皆屬於上。辯云。傷寒家論喘。以為火熱者。是明有餘之邪。中於表寒。變為熱。心火太旺。攻肺。故屬於上。又云。膏粱之人。奉養太過。及過愛小兒。亦能積熱於上。而成喘。宜以甘寒之劑治之。飲食不節。喜怒勞役。不時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府皆繇中氣不足。其填脹腹滿。咳喘嘔食不下。宜以大甘辛熱之劑治之。脉經云。肺盛有餘。則咳嗽。上氣渴煩。心胸滿短氣。皆衝脉之火行於胸中。而作。係在下焦。非屬上也。觀東垣之辯。可見起於有餘者。病機之邪。雜病者。不足之邪。自是標本判然。條析如遇標病。或汗或吐。或下一藥而痰去喘定。奏功如神。粗工以其奏功如神也。執而概施之。不足之症。豈不殆哉。婁全善云。凡下痰定喘。諸方施之。形實有痰者。神效。

若虛而脉浮大。按之瀆者。不可下之。下之必反劇而死。

經云。諸喘皆屬於上。又謂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故河間敘喘病在於熱條下。華佗云。肺氣盛為喘。活人書云。氣有餘則喘。後代集證類方。不過遵此而已。獨王海藏辯云。氣盛當作氣衰。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果盛與有餘。則清肅下行。豈復為喘。以其火入於肺。炎燦真陰。衰與不足而為喘焉。所言盛與有餘者。非肺之氣也。肺中之火也。海藏之辯。超出前人。發千古之精奧。惜乎起其端。未竟其火之所繇來。愚謂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凡諸逆衝之火。皆下焦衝任相火。出於肝腎者也。故曰衝逆。腎水虛衰。相火偏勝。壯於食氣。消鑠肺金。烏得而不喘焉。丹溪云。喘有陰虛。自小腹下火起而上。宜四物湯加青黛竹瀝陳皮。入童便煎服。如挾痰喘者。四物加枳殼半夏補陰以化痰。夫謂陰虛發喘。丹溪實發前人之所未發。但如此治法。實流弊於後人。蓋陰虛者。腎中之真陰虛也。豈四物湯陰血

之謂乎。其火起者。下焦龍雷之火也。豈寒涼所能降乎。其間有有痰者。無痰者。水挾木火而上也。豈竹瀝枳半之能比乎。須用六味地黃。加門冬五味大劑煎飲。以壯水之主。則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蓋緣陰水虛。故有火。有火則有痰。有痰則咳嗽咳嗽之甚。則喘當與前陰虛相火論參看。

又有一等似火而非火。似喘而非喘者。經曰。少陰所謂嘔咳上氣喘者。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陽氣浮。無所依歸。故上氣喘也。黃帝針經云。胃絡不和。喘出於陽明之氣逆。陽明之氣下行。今逆而上行。故喘。真元損耗。喘出於腎氣之上奔。其人平日若無病。但覺氣喘。非氣喘也。乃氣不歸元也。視其外証。四肢厥逆。面赤而煩燥。惡熱似火。非火也。乃命門真元之火。離其宮而不歸也。察其脈。兩寸雖浮大而數。兩尺微而無力。或似有而無。為辯耳。不知者以其有火也。少用涼藥以清之。以其喘急難禁也。佐以四磨之類。以寬之下咽之後。似覺稍快。

少頃依然。豈知寬一分更耗一分。甚有見其稍快。誤認藥力欠到。倍進寒涼快氣之劑。立見其斃矣。何也。蓋陰虛至喘。去死不遠矣。幸幾希一線。牽帶在命門之根。尚爾留連。善治者能求其緒。而以助元接真鎮墜之藥。俾其返本歸原。或可回生。然亦不可峻驟也。且先以八味丸安腎丸養正丹之類。煎人參生脉散送下。覺氣若稍定。然後以大劑參芪補劑。加破故紙阿膠牛膝等。以鎮於下。又以八味丸加河車為丸。日夜遇飢則吞服。方可。然又未也。須遠房幃。絕色慾。經年積月。方可保全。不守此禁。終亦必亡而已。予論至此。可為寒心。聰明男子。當自治未病。毋蹈此危機。

又有一等火鬱之証。六脉微瀼。甚至沉伏。四肢悉寒。甚至厥逆。拂拂氣促而喘。却似有餘。而脉不緊數。欲作陰虛。而按尺鼓指。此為蓄鬱已久。陽氣拂遏。不能營運於表。以致身冷脉微。而悶亂喘急。當此之時。不可以寒藥下之。又不可以熱藥投之。惟逍遙散加茱連之類。宣

散蓄熱得汗而愈。愈後仍以六味地黄養陰和陽方佳。此謂火鬱則發之。木鬱則達之。即金匱所云六脉沉伏宜發散。則熱退而喘定。是也。經曰。火鬱之發。民病少氣。治以諸涼。或問喘者多不能卧。何也。素問逆調論云。夫不得卧。卧則喘者。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卧與喘也。東垣云。病人不得卧。卧則喘者。水氣逆行乘於肺。肺得水而浮。使氣不得流通也。

仲景云。短氣皆屬飲。

金匱云。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木甘湯主之。腎氣丸亦主之。

已上詳論陰虛發喘之症治。若陽虛致喘。東垣已詳盡矣。外感發喘。仲景已詳盡矣。茲為補天立論。故加意於八味六味云。

喉咽痛

喉與咽不同。喉者肺腕呼吸之門戶。主出而不納。咽者胃腕水谷之

道路主納而不出。蓋咽喉司呼吸主升降。此一身之緊關。橐籥也。經曰：足少陰所生病者，口渴舌乾，咽腫上氣，咽乾及痛。素問云：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咽痛，不可納食。又曰：足少陰之絡，循喉嚨，通舌本。凡喉痛者，皆少陰之病，但有寒熱虛實之分。少陰之火，直如奔馬，逆衝於上。到此咽喉緊鎖處，氣鬱結而不得舒，故或腫或痛也。其症必內熱口乾，面赤痰涎湧上，其尺脉必數而無力。蓋緣腎水虧損，相火無制而然。須用六味地黃門冬五味大劑，作湯服之。又有色慾過度，元陽虧損，無根之火，遊行無制，客於咽喉者，須八味腎氣丸大劑煎成，冰冷與飲，使引火歸原，庶幾可救。此論陰虛咽痛者。如此治法。正褚氏所謂上病療下也。人之咽喉如曲突，曲突火炎，若以水自上灌下，曲突立爆烈矣。惟竈牀下以盆水暎之，上炎即熄。此腎病療下之一驗也。其間有乳鵞纏喉二名不同。腫於咽兩旁者為雙鵞，腫於一邊者為單鵞。治法用鵞翎蘸水醋攪喉中，去盡痰涎，復以鵞翎探吐。

之令着實一咯。咯破鵝中紫血即潰。或紫金錠磨下即愈。甚而不散者。上以小刀刺出紫血即愈。古方有刺少商穴法甚好。刀針刺血急則用之。然亦有不宜用者。薛案云。一人年五十。咽喉腫痛。或針去血。神思雖清。尺脉洪數而無倫次。按之微細。如無。余曰。有形而無痛。陽之類也。當峻補其陰。今反傷陰血必死。已而果歿。引此一案。以為粗工輕用刀針之戒。

纏喉風者。腫透達於外。且麻且癢且痛。可用謙甫解毒雄黃丸。

雄黃一錢 鬱金一分 巴豆十四粒去油皮

醋糊丸。菉豆大。熱茶送下。吐頑痰立甦。未吐再服。

古方有用巴豆油攤紙作摺子。點火吹滅。以烟熏鼻中。即時口鼻流涎。牙關自開。即用此搗患處愈。有一等陽虛咽痛者。口舌生瘡。遇勞益甚。其脉必浮大。此脾肺氣虛。膀胱虛熱。須以理中湯加山藥山茱萸服。乃痊。有上焦風熱者。用荊防敗毒散。效。有咽喉腫痛作渴飲冷。

大便秘結。六脉俱實。必下之。乃愈。可用防風通聖散。今人虛熱者多。實熱者少。如此症不多得。此法不可輕用。又有急喉痺者。其聲如鼾。痰如拽鋸。此為肺絕之候。速熬人參膏。用竹瀝姜汁同調服。如未即得膏。速煎獨參湯服。早者十全七八次。則十救四五。遲則不救。

丹溪云。咽喉腫痛。有陰虛陽氣飛越。痰結在上者。脉必浮大。重取必澁。其去死不遠。宜獨參湯濃煎。細細飲之。如作實症治。禍在反掌矣。仲景云。少陰客熱。咽痛。用甘草湯。少陰寒熱相搏。用桔梗湯。少陰客寒。咽痛。用半夏散及湯。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少陰陰虛。客熱不利。咽痛。胸滿。心煩者。猪膚湯。世人但知熱咽痛。而不知有寒咽痛。經曰。太陽在泉。寒淫所勝。民病咽腫。頰腫。陳藏器用附子去皮臍。炮製切片。以蜜塗炙。令蜜入內。噉嚙其津。甘味盡。再換一片噉之。

仲景云。下利清穀。裏寒外熱。脉微欲絕。面赤。咽痛。用通脉四逆湯。蓋

以冬月伏寒在於腎經發則咽痛下利。附子湯溫其經則愈。又有司天運氣其年鄉村相染。若惡寒者。多是暴寒折熱。寒閉於外。熱鬱於內。切忌膽礬酸寒之劑點喉。反使陽鬱結不伸。又忌硝黃等寒劑下之。反使陽下陷入裏。則禍不旋踵矣。須用表散之劑。若仲景甘桔湯之類。

又有陽毒咽痛。用升麻湯。陰毒咽痛。用甘草湯。方見金匱要略。及千金方中。

咽痛用諸藥不效者。此非咽痛。乃是鼻中一條紅絲如髮懸一黑泡。大如櫻珠垂掛。到咽門而口中飲食不入。須用牛膝根直而獨條者。洗淨入米醋四五滴。同研細。就鼻孔滴二三點入內去。則紅絲斷而珠破。其病立安。又有喉間作痛潰爛。日久不愈。此必楊梅瘡毒。須以草解為主。

經曰。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睛。腎藏精。故治目者。以腎為主。雖肝之竅。子母相生。腎肝同一治也。

華元化云。目形類丸。瞳神居中而前。如日月之麗東南。而眇西北也。有神膏神水神光真氣真血真精。此滋目之源液也。神膏者。目內包涵膏液。此膏繇膽中滲潤精汁積而成者。能涵養瞳神。衰則有損神水者。繇三焦而發源。先天真一之氣所化。目上潤澤之水是也。水衰則有火勝燥暴之患。水竭則有目輪大小之疾。耗澀則有昏眇之危。虧者多。盈者少。是以世無全精之目。神光者原於命門。通於膽。發於心。火之用事也。火衰則有昏瞑之患。火炎則有焚燥之殃。雖有兩心。而無正輪。心君主也。通於大眇。故大眇赤者實火也。命門為小心。小心相火也。代君行令。通於小眇。故小眇赤者虛火也。若君主拱默。則相火自然清寧矣。真血者。即肝中升運。滋目注絡之血也。此血非比肌肉間易行之血。即天一所生之水。故謂之真也。真氣者。即目之經絡。

中。往來生用之氣。乃先天真一發生之元陽也。真精者。乃先后元氣所化。精汁起於腎。施於膽。而後及瞳神也。凡此數者。一有損目。則病矣。大概目圓而長。外有堅殼數重。中有清脆肉包。黑稠神膏一兩。膏外則白稠神水。水以滋膏。水外則皆血。血以滋水。膏中一點黑瑩。是腎膽所聚之精華。惟此一點燭炤。鑒視空濶無窮者。是曰水輪。內應於腎。北方壬癸亥子水也。玉輪之中。惟瞳神乃炤。或曰瞳神。水耶氣耶。血耶膏耶。曰非氣非血非水非膏。乃先天之氣所生。後天之氣所成。陰陽之妙蘊。水火之精華。血養水。水養膏。膏護瞳神。氣為運用神。即維持喻以日月。理實同之。男子右目不如左目精華。女子左目不如右目光彩。此皆各得其陰陽氣分之正也。

許學士云。足少陰之脉。是動則病。坐而欲起。目眈眈如無所見。又曰少陰所謂起。則目眈眈無所見者。陰內奪。故目眈無所見也。此蓋房勞目昏也。左腎陰虛。益陰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右腎陽虛。補腎丸。八

味地黄丸

東垣云。能遠視不能近視者。陽有餘陰氣不足也。海藏云。目能遠視責其有火。不能近視責其無火。秘要云。陰精不足。陽光有餘。病於水者。故光華發見。散亂而不能收斂。近視之治在心腎。心腎平則水火調。而陰陽和。夫水之所化為血。在身為津液。在目為膏汁。若貪淫恣慾。饑飽失節。形脉勞甚。過於悲泣。能斲耗陰精。陰精虧則陽火盛。火性炎而發見。陰精不能制伏挽回。故越於外而遠照。不能近之而反視也。治之當如何。壯水之主以鎮陽光。東垣云。能近視不能遠視。陽氣不足。陰氣有餘也。海藏云。目能近視責其有水。不能遠視責其無火。秘要云。此証非謂稟成近虧之病。乃平昔無病。素能遠視。而忽然不能者也。蓋陽不足。陰有餘。病於火者。故光華不能發越於外。而俛斂近視耳。治之在膽腎。膽腎足則木火通明。神氣宣暢。而精光遠達矣。夫火之所用為氣。在身為威儀。在目為神光。若縱恣色慾。喪其元

陽元陽既憊。則雲霾陰翳。腎中之陰水。僅足以回光自照耳。焉能健運精汁。以滋於膽。而使木中之火。遠布於空中耶。治之當何如。益火之原。以消陰翳。

已上之証。皆陰弱不能配陽。內障之病。其病無眵淚。痛痒羞明。緊澀之証。初但昏如霧露中行。漸空中有黑花。又漸暗物成二體。久則光不收。遂為廢疾。患者皆宜培養先天根本。乘其初時而治之。況此病最難療。服藥必積。歲月絕酒色淫慾。毋饑飽勞役。七情五賊。庶幾有效。不然必廢。終不復也。世不知此。始曰目昏無傷。略不經意。及病成。醫亦不識。直曰熱致。竟用涼藥。殊不知涼藥又傷胃。况涼為秋。為金。肝為春。為水。又傷肝矣。往往致廢。而後已。病者不悟。藥之過。諉之曰命也。醫者亦不自悟。而曰病拙。悲夫。

又有陽虛不能抗陰者。若因飲食失節。勞役過度。脾胃虛弱。下陷於腎。濁陰不能下降。清陽不能上升。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令人

耳目不明。夫五臟六腑之精，皆稟受於脾土，而上貫於目。此精字乃飲食所化之精，非天一之元精也。脾者諸陰之首也。目者血氣之宗也。故脾虛則五臟之精氣皆失，所司不能歸明於目矣。况胃氣下陷於腎肝，名曰重強，相火挾心火而妄行，百脉沸騰，血脉逆上而目病矣。若兩目暗昏，四肢倦怠者，用東垣益氣聰明湯。若兩目緊小，羞明畏日者，或視物無力，肢體倦怠，或手足麻木，乃脾肺氣虛不能上行也。用神效黃芪湯。若病後，或日晡，或燈下不能視者，陽虛下陷也。用決明夜光丸，或升麻鎮陽湯。

張子和云：目不因火則不病。白輪變赤，火乘肺也；肉輪赤腫，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與腎也；赤翳貫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但子和一以寒涼治火，余獨補水以配火，亦一句可了。至於六淫七情錯雜諸証，詳見倪仲賢原機啟微。此書甚好，而薛立齋又為之參補，深明壯水之主，益火之原，甚有益於治目者也。